

一生都付笑谈中

诗文选

高君儒 著



貴州大學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一生都付笑谈中

诗文选

高君儒 著



貴州大學出版社

Guizhou University Press

序一

高致贤

我曾对“文如其人”的观念提出过质疑，并发表“文如其情”之别论。读过《一生都付笑谈中·诗文选》书稿之后，对“文如其人”又有了另一种感觉：“文如人格。”人格者，即人之个性！

君儒是个聪明人，他是个很有个性的透明体。他的文章说的都是大实话，可以作为历史资料采用，且以口语入文，农家文盲老妪也能听懂。他这本书中写了些什么内容，勿需我拙劣的分析与介绍，读者也能看明白能理解，我若在此唠唠叨叨，那就成了多余的话，让人厌烦！然而，作序总要写点儿文字呀！写点什么呢？

我想介绍介绍本书著者高君儒，让人们从作者想象其文，从其文印证作者。这就能理解我说的“文如人格”了！

君儒系我家族中之晚辈。我看着他从小长大，引导他写作，为他出书作序，此间均常有往来，对他是熟悉的。

君儒出生于文化底蕴丰厚的高家大院，深获列祖列宗庇荫；又是出生在一个传统家庭，从小受到家学熏染，幼小心田中便播下了文化种子，为他现在能成文出书打下思想文化基础。然而，又因这种家庭背景，给他的青少年时代带来诸多磨难：孩提时代离开高家大院，随教书为生的父亲四处流离；少年时代严父之责多于慈母之爱。读小学时，受过欺凌饿过饭；刚进初中就失学，当过学徒经过商。文革后恢复高考他去冲一把，皆因数学只考几分而望洋兴叹！

苍天不负有心人，君儒凭着他的聪明才智，奋力拼搏，当上了人民教

师。在族人中，他尊老爱幼，虚心好学。每当我有拙作问世，他便熟读背诵。他在学中写，写中学，作品很快见诸报刊。他的学生们又竞相诵读他的作品。他的写作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天赐奇缘，他有幸福之恋，生儿育女，生逢盛世，他有仕途之缘，荣任校长。他蹲过大牢，险些儿被送上刑场，幸得祖宗保佑，上苍英明，终得昭雪。调回县城任教，业余兼办政府机关公务，职务升迁又遭免，终以文学书法再显其知识分子本色！

君儒生活了六十个春秋，我在文字上寥寥数语带过，看似平淡无奇，但所经历之苦乐悲欢，所饱尝之酸甜苦辣，是局外人很难体会也很难理解的！仅凭一篇小序也是难以表达清楚的。那又该怎样去了解他的人格魅力？

君儒文集中有许多具体描述。尤其是他的回忆录中，有许多具体生动形象而精彩的记录与描绘，读之会使你看到那临赴刑场前的悲壮绝笔书，看到大牢中的陆离光怪，彼情彼景彼感受，是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任何大作家也构想不出来的。读他的作品，常常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

对君儒之认识和对其作品之领悟，仅凭我之拙笔是描写不好的。君儒文集所收作品之优劣，敬请读者诸君慢慢品味，定会各得其所。

2012.3.31.—4.5.

草于北京会前，改于返深机上，定于接受专访后。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名博文作家）

序二

母进炎

君儒的《一生都付笑谈中·诗文选》即将付梓，嘱为序。诚惶诚恐之余，只好勉力为之。好在我与君儒有过几年交往，我与君儒居住的小区仅一墙之隔；我们又是同龄人（相差两岁），经历过岁月的磨难，品尝过酸甜苦辣，有不少共同语言，下笔不太难。匆匆读了几遍文章，终于有了如下的话。

读君儒的文章，犹如享用一次风味独特的美餐：酸甜苦辣涩五味俱全。作者年近花甲，人生经历丰富。五味杂陈的人生际遇，被他写进文章中，有滋有味，耐人咀嚼，时而还会勾起同龄人的共鸣。从他的《一生都付笑谈中·回忆录》到这部《一生都付笑谈中·诗文选》，全是生活、情感与思想的实录。《诗文选》70多篇文章中，不少篇什近乎生活素描，具有特定的时代印记，但又质朴感人。如《永远的碑刻》《稻草》《上坟》《我的学生是老人》诸篇。《稻草》中所写的“父亲”被造反派将稻草塞进口中批斗，反映了“文革”对人格尊严的践踏；《上坟》写祖父因政治原因死于刑场，光天化日之下亲入不敢为之上坟，清明节前，“深夜潜入坟地，在坟前念念有词，然后将坟上白纸与坟前黄纸一火而焚之，最后清扫，不留痕迹。”两篇文章读后令人凄然动容，潸然泪下。在我看来，散文的生命是真实，有了真实的素材、真实的情感，加上深刻的立意，文章就容易动人。反之，矫情的东西虽然可以一时哗众取宠，但生命力不会长久。

读君儒的文章，犹如与之面对面地进行文化交流。毕节文坛旧事、历史掌故、地域风情，君儒了如指掌，娓娓道来，使你在掩卷之余对黔西北这块土地有了更多的理解。《花山诗话》、《毕节层台考古城》、《访古

论今话七星》、《惠泉寺》、《刘裕远参选“国大代表”始末》、《杨森与毕节》、《毕节晚报二三事》、《人杰地灵海子街》诸篇即是。一些篇章或谈艺论道，或品评他人文章，亦有闪光之处。如对吴勇小说《水西悲歌》中叉嘎那形象的分析，对韩先绪小说《瓢儿井》的品评，对付立勇散文集《冷面真情》的赏评，展现了君儒的文学评论功夫。

生活中的君儒亦热情豪爽，乐于助人。三年前，为了撰写《黔西北文学史》，我曾邀请他写黔西北现当代古诗词创作和现代散文发展史部分，他慨然应允，并圆满完成了任务。他那对黔西北地域活字典般的本领和广泛的社会交往，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不少文化人（包括我自己），对生活中的琐事往往视而不见，君儒却善于把点点滴滴记在心上，形诸笔端，长年累月，终有收获。

这部《诗文选》内容丰富，形式自由，风格多样：清新与凝重兼具，通俗与高雅并存，长篇与短制相谐。最长的文章 7951 字，最短的 369 字，都有可读的内容。言，尽意而已，有话则长，无话则短，长文章不用说，短文如王安石《读孟尝君传》，加上标点符号仅 103 字，却成为千古佳文。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就曾提倡“文以尽意”、“随物赋形”、“姿态横生”，即在“尽意”的基础上做到多样化与个性化的统一。君儒文章有意无意间遵循了这种主张。

《一生都付笑谈中·诗文选》是作者笔耕不懈的心血凝结，也是其几十年心路历程的展示。结集自己的文章出版，不仅是对自己最好的总结，也是留给子孙最好的纪念，这比留给子孙家财万贯更有意义。

谨为序。

二〇一二年四月四日于名仕阁

（作者系毕节学院汉语言文学教授、《黔西北文学史》主编）

目 录

毕节层台考古城·····	1
毕节大屯土司庄园考察记·····	4
花山拾零·····	9
万人坟：历史的见证·····	12
天河公园游记·····	14
访古论今话七星·····	16
梦游白马山·····	21
海南谒海瑞墓·····	26
拱拢坪探险记·····	28
故乡灵峰杉·····	32
太极游记·····	34
蛇乡猎奇·····	36
读惠泉寺·····	38
刘裕远参选“国大代表”始末·····	40
一个资本家的国民情结·····	48
余宏模先生与辛亥革命彝族志士·····	52
情动于中 发言为诗·····	57
深闺学得久不赋 年近古稀始作诗·····	60
杨森与毕节·····	62
糜藕池轶事·····	64

一生都付笑谈中

高君儒
诗文选

高风轶事·····	67
毕节民国三书家·····	69
丁扬斌其人其诗·····	71
老作家笔下的宋马刀·····	75
访戴明贤老人记·····	79
求画记·····	82
求仁得仁 求义得义·····	85
永远的碑刻·····	88
我的学生是老人·····	91
《毕节晚报》二三事·····	94
从一首“反诗”说起·····	96
海我自新，催我奋进·····	99
鼠年鼠趣·····	101
水来了！·····	103
我所经历的五个牛年·····	105
听小学生唱校歌·····	109
这东西我爱·····	111
鱼中虾·····	112
上坟·····	113
与妹妹谈心态·····	116
从“一字之师”说起·····	118
小议李世杰形象的塑造·····	120
读王明灯先生的诗·····	122
悟道人生为世范，遨游书海是明灯·····	126
刘靖林的《天上没有九洞天》·····	129
桂酒当歌饮月华·····	135
读韩先绪的小说《瓢儿井》·····	139
《水西悲歌》中的叉戛那形象浅析·····	147

《水西悲歌》的战争场面描写赏析·····	159
从智斩安德海看丁宝桢的胆与识·····	163
苗山金凤创和谐·····	169
观中国美术巨匠精品真迹展义·····	172
海南归来话教改·····	174
柳、欧、苏游记的文眼与文风·····	176
字字珠玑撰佳序·····	180
《冷面真情》赏析·····	182
毛蒋当年梦统一 而今和平见端倪·····	185
小议死刑执行法·····	188
王如柏的散文·····	191
王如柏的诗·····	195
旅游引吭·····	197
人物吟咏·····	226
贺诗祝词·····	231
感事抒怀·····	235

一生都付笑谈中

高君儒
诗文选

毕节层台考古城

毕节城东去 35 公里的大山深处，有个层台镇。汽车过了南山，翻过山顶便是一直往下行，下到半山腰，一个盆地便呈现在眼前，密集的房舍就装在这四围是山的盆里，这是镇政府所在地，比较闹热。不过我们要去的地方，却是在那对面大山前吐出来的一个小山坡上，这是个古城遗址，叫官厢城。

汽车穿过层台大街，我们一点也没停下来逗留，而是直奔官厢城，因层台就以此城而出名。把车停在路边，我和何家友、周惠宣、王祥平、钟士军、包自福等就步行寻访。我们在下面时，根本没想到这里会这样平坦，会住着这么多人家。

按《毕节县志》上所载：明洪武十三年（1380）修层台站城，万历六年（1578），兵备副使黄镛继修；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都指挥使李焕以砖筑毕节城，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知县胡翹春改建成石城。这样算来，官厢城的历史就比毕节城的历史还长。《大定府志》上说：1383 年置毕节卫，1388 年置层台卫。卫属军事编制，每卫 5600 人，卫城所在地属军事要冲，这里是贵州到四川的古驿道必经之地，石板铺就的古驿道就从官厢城的南门直穿北门，论地势的险要还胜于毕节城。据史载：城周围 600 丈，女墙 1200 垛，有东、南、西、北四个城门，内有衙门、钱庄、盐局、布店、米店、铁铺等，可见当年的热闹盛况。

得当地村民包传礼、包传荣二位 80 高龄的老人做向导。两位老人，一文一武。包传礼饱读诗书，他说：过去层台闹热的只有官厢城，平坦的

也只有前边的那块盆地。除此地外，无论下四川，上毕节，都要先爬很高的陡坡。土地贫瘠，百姓贫穷，所以写“滚滚长江东逝水”的状元杨升庵路过这里爬那座大山时，还写过一首诗：

陡坡千百磴，破店两三家。

湿灶薪无焰，晓田饭有砂。

瘦兵宵泣血，猛虎昼磨牙。

行路难如此，羁愁一倍加。

那包传荣则是抗美援朝的第一批志愿军战士。他说：这里确实是个军事要地，进可攻，退可守。最高点叫营地，那里原来有一股水长流不息，碉营就建在那里，守兵不愁没水喝。这座山还是空的，山上有个小洞口，叫神仙洞，下去宽得很，可容 100 多人，能够堆放很多很多粮食和弹药。现在学生娃娃些都还经常进去玩。包传荣还要找电筒叫我们下去看看，因还要考查更珍贵的东西，我们谢绝了。

南门，又叫水东门，城门外的古驿道石梯还保留着，石拱门没有顶了，门边的古石头还立着，石门臼还看得见。进门来不远就是官屋基，已成为一片菜地。屋基后叫官水井，水井还在，水也很清澈，只是过去井边石井门已荡然无存。他说，原来衙门的照壁上有 12 个雕刻得活灵活现的石狮子，叫“12 个狮子顺墙跑”，后来照壁毁了，狮子还在。“狮



作者与朋友在层台古城和当地老人合影

子在哪里呢？”我们急切地追问。他俩便带我们走到一座石雕下，那些狮子果然就在碉墙上。原来民国时期地主家修碉，把狮子移来装饰碉了，碉还完整地保存着。这碉也算文物了。

看过北门城门口遗留的几块大石头，再沿城墙遗址看了些砌城墙的大石头，累了便到包传荣家中休息喝茶。他家的房子也还是百年老屋，砌燕窝埂的石头也是用官厢城旧建筑雕龙画凤的旧物。包自福和周惠宣用水把石头洗干净，那些石雕便凸显出来，栩栩如生。他俩翻来覆去地拍照。老人看我们很认真，便对孙子们说：“以后要好好保护了，人家上面都来人了！”

他们接着又带我们去看“栅卡”门。包传礼说：这里的城墙保存得较好是有原因的。人们把“栅卡”的前一个字读成第一声，把第二个字读成第四声，就是张开两腿的意思；这里有阴地又叫“美女晒羞”，导致层台有钱人家的姑娘风流得很。于是有钱人家就封了这道城门，使它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其实这道门最险要，一个“八”字形排开，两边是绝壁，又在上砌城墙，雄伟得很。

他们又带我们看城隍庙、钱庄、盐局，可惜只剩下遗址了，偶尔露出一些石头，都是精雕细镂着各种图案的。据记载，此城毁于战乱频繁的明末兵燹。两位老人说：现在政府很重视，要叫保护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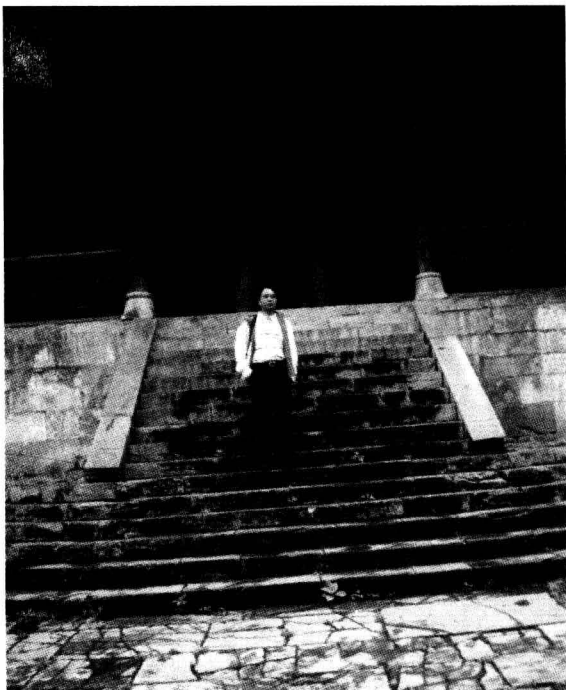
我们想：现在到处都在搞仿古建筑，要是真能恢复古城旧貌就好了。

毕节大屯土司庄园考察记

贵州省省长基金课题“毕节大屯余氏文学家族研究”考察组要到大屯做田野调查。我事先和大屯乡党委书记李永红通了电话，他很欢迎，因公务羁身，安排党委委员杨佳昌同志接待并陪同我们。2011年5月14日上午，我和母进炎、周敬等一行来到大屯乡政府，杨佳昌他们很热情，作了简单介绍之后，便带我们到土司庄园参观。

这座土司庄园古建筑气势宏伟、历史悠久，据余氏后裔余宏模先生考证，当是清朝前期庄主杨三始建，尔后历代庄主不断复建修葺完善。

整个建筑群的建筑面积为12000平方米，占地5000余平方米，坐东向西，依山布局，逐级升高，四周均用石料铺就高出地面的墙基，再用青砖砌成高约三至五米不等的墙垣，墙垣前圆后方，呈U型，依山而上，渐次升高。紧贴墙垣原有土石碉五座，今仅存大门侧断塌土碉。



作者在大屯土司庄园

院内立柱合围，檐柱的柱基均为一个个雕刻精美的石墩。柱檐相接处皆嵌有三角形镂空图案。雕花窗的造型各具特色，大门上阳刻着各式图案。院内各种石刻、木刻、书艺、画艺精湛绝美，惟妙惟肖。大屯土司庄园有书房、客厅、阁楼、东花园、西花园、绣房等建筑。

大门朝前右侧开，前院宽敞，全以料石铺地，杂草沿着石缝生长外露。沿墙内尽植奇花、苍松，常有小鸟栖息，正应了民国元老于右任先生题赠余达父的那幅书法：“古石生灵草，长松栖异禽。”依次而上，为三重大堂，多为木质结构，承重处是古砖砌成，且缀以图案。抛物顶上青瓦翘檐，造型别致。

站在前院仰视大堂，雄奇壮观，而又空荡静寂。本来在大诗人的庄园吟诗，是最地道的“鲁班门前弄大斧”，但我还是情不自禁，有感而作：

人去楼空雾满门，土司身影已难寻。

樱花摇曳迎游客，不见当年庄主临。

先往左侧参观“亦园”，长方形的石门框上方，阴刻“亦园”二字，两旁石门枋上阴刻一副对联：“莺花日办三春课，风月天生一稚人。”笔力苍劲，潇洒自如，据说是余达父自撰自书。余达父先生曾有诗句写亦园：“花径曲曲女墙横，穿流倚石踏莎行。古树风高绿荫落，空庭月白青苔生。”足见当年的清幽景致，可惜此景已荡然无存。这里曾是当年土司的孩子们接受教育的地方，而朗朗书声已抛云外。我也有感而发：

亦园院内雾沉沉，花木摇头忆旧人。

朗朗书声育后代，彝家传授汉诗文。

右侧是轿厅，一排长房专供放置大轿和轿夫居住。抬头看见大堂内壁圆月型正门，导游说，过去身份等级不够的人是不能经过这道门的，要绕檐从侧边通过。于是我便成诗一首：

高楼庄主饮屠苏，呼唤佣人与轿夫。

同是朱门楼阁里，高低身份大悬殊。

上大堂的石阶，先呈半圆状，后呈梯形，有20级许。进了大堂内圆门，二院的右侧是“时园”，院门上半圆，呈∩型，门头阴刻“时园”二字，

门框的柱石明显是后来补修的，故没有对联。园内有双环鱼池，其上横卧风雨桥，桥上盖着青瓦以避风雨，池边各砌有长方形花坛，与花厅回廊相接；上有小楼阁，是彝族扯勒部余姓家族的家祠，祠内的灵位早已不存；下方的楼阁是庄主接待贵客的场所。一棵古老的紫荆花树立在鱼池旁，枝叶低垂，据说这是庄园唯一与庄主同时代的古树了，清风从外面吹来，它也不招摇了。站在紫荆花树下，我若有所思：

时园肃立睹灵房，列祖列宗魂早亡。

风雨桥头迎客处，空门紧锁谢游郎。

沿着梯形石阶而上二堂，这是庄主余达父的书房，名曰“悽雅堂”。他带着一子二侄东渡日本，研习法政寻求救国救民之道。庄主早已亡故，他的书籍及文房四宝自然也荡然无存了。因“文化大革命”的洗劫及1980年代初的火灾作怪，大屯土司庄园历尽沧桑。但大诗人余达父的著作却流传至今，且远播东洋。我们把仅存的“悽雅堂”木匾移到外面照相，上边阴刻着余达父的墨宝：“……矜者，养之不深也，露者，积之不厚也。若其深之，无所谓矜与露矣。爰取以从心深邃之义，颜其读书堂曰悽雅堂……”有感而得诗三首：

（一）

吾毕前贤斗志昂，身携晚辈赴东洋。
娇儿异域英年逝，爱侄他乡战场亡。
达父断肠悲泪泣，孙文挥笔美名扬。
反清志士留青史，进步诗存悽雅堂。

（二）

雕龙画凤一名园，悄隐深山数百年。
悽雅堂中勤作赋，桃花源里乐耕田。
祝融放火烧梁栋，魔鬼呼风毁阁檐。
可喜今朝文物护，精修巧补又还原。

（三）

悽雅堂中锦绣篇，伴随达父度流年。

主人身影今何在？著述长留人世間。

庄园的第三堂是庄主的居室，居室的右侧围墙紧闭，上方原建有土碉一座，是保护同时也是监视闺女们的。这是绣楼，即女儿们的闺房。封建礼教使闺女不得抛头露面，出入必须经过父母的居室。我们通过庄主居室再右转才进入绣房院内，踏上较陡的木楼梯，到了回廊，直走，右转，再右转，又右转，回到登楼时的方向，这几间闺房才是女儿们的卧室，真可谓“庭院深深深几许，闺房深处隐佳人”。我又有感成诗一首：

绣房四处紧围墙，出入必经父母房。

封建家规束闺女，男儿却许渡重洋。

三堂是庄园的最后一座楼房，在其后的保坎正中间，有意留出一条一米左右的凹陷处，管理人员说，这称为龙脉，整个庄园是以这一线龙脉为中轴线建筑，附近住户的房屋都得建在庄园以下，且要面向庄园，以示朝拜。余家对堪輿是很讲究的，第八代庄主余家驹还写有《堪輿图诗》：“案上排星峰，堂心聚天水。天地所毓钟，灵秀皆萃此。中有方寸金，氤氲羲图似。”我亦为此而叹以诗曰：

依山高筑九重庭，龙脉精研八卦明。

只为千年家道旺，而今但见鸟鸦鸣。

参观完土司庄园，回乡政府吃中饭，我们还要考察余达父墓地。杨佳昌同志也不辞辛劳地陪同，并叫来熟悉墓地的林老师做向导。墓地还在远离20余公里的龙场镇上黄村白泥潭处，路很难行，天又下着雨，佳昌为我们各买了一把伞遮雨。轿车在又窄又滑又满是水坑的道路上挣扎着前进，爬上山顶，又逐步递进，往一山、另一山爬，直到不能通车。下车开始步行，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黄泥土路上跋涉，鞋底沾满了稀泥。走不动了，便在石头上刮几下，又走。大约走了3公里，林老师说就在这山上。可上山的小路全被大网林笼罩着，往哪里走他都弄不清了。用棍棒撇开枝条搜寻了一阵，才找到小路，大家弓着腰在网林深处前行，一座丰碑终于出现在眼前，终于到了，这真是个偏僻难寻的地方，对于坟墓，应该是安全了吧！难怪余达父的女儿余祥元为父亲葬在杉木岗被盗墓后又迁到此处作诗一首：“掩

骨杉岗溯父严，思安迁厝白泥潭。撬墙有贼空前恨，窀穸而今可慰寒。”碑高两米许，三碑四柱，碑头呈长方形，像人头，又戴了个官帽，头下往左右伸展，像宽肩，再下又伸展，像张开坐立的双腿，其造型俨然像清廷一位大官坐在那里，岿然不动。青苔已遍布碑身，但碑文仍清晰可见，中碑正中刻着“故显考余公字达父老大人之墓”，署着“民国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立，孝男余祥河敬建”，碑柱上刻有两副对联：

郁郁佳城喜见山心钟闲气；
遥遥华胄更从作述大家声。

节概应登独行传；
典型留作后人师。

两边碑额各横刻着“明德远荫”，“雅道沦亡”。碑顶的头部直刻着“道德永垂”字样。左右两块耳碑刻着墓志，其文是辛亥革命时大汉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周素园所撰，其文曰：“……达父少好学，于书无所不读，务记览，工词章，泛海东渡，留学日本，归国应廷试，登第矣……”对余达父的进步思想与博学儒雅评价甚高。而碑上的书法全出自当时毕节最著名的书法家熊伯璁之手，难怪不少书法爱好者多次去拓印，弄得石碑全是墨汁，就像一位身穿黑甲的官员稳坐在那里。我有感又得诗二首：

（一）

云山深处丰碑立，草木四围笼土坟。
名士作文书圣写，只因墓主是名人。

（二）

车行水路步泥泞，坷坎羊肠把墓寻。
雾罩密林荆棘笼，丰碑高耸记贤人。

考察完毕，大家在碑前合影。最后向他老人家鞠躬告辞。还要继续考察他祖辈的几位著名诗人余家驹、余珍、安履贞，及他的两个侄子——辛亥革命北伐军湘西前敌总指挥余祥辉、孙中山大元帅府军事委员余祥炘。这是黔西北多么不平凡的一个彝族土司家族啊！